

李 晓

我有一个朋友,交往了10多年,平时来往,他对我大多是保持礼节性的客气。我总觉得,彼此没有进入内心,俗话说的,差一点地气。

不过有一次,这个小时候叫侯三的男人喝了酒,进入微醺状态,开始向我回忆第一次去县城的情景。自从有了那次倾心相谈以后,我感觉两颗中年男人的灵魂,相融了。

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端午节,14岁的侯三步行了6个小时山路,然后乘船去县城大河边看龙舟赛。

侯三第一次进城,一路走一路问。到了江边,人山人海,龙舟竞发,欢呼如潮。瘦小的侯三踮起脚,像乡下的鹅那样引颈张望。侯三突然感觉一只脚的疼痛袭来,低头一看,一个穿皮鞋的中年男人踩住了他的脚。侯三歪头一看,那是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是县城人模样。兴奋的男人一直在吆喝,浑然没发觉自己正踩在少年的脚上。侯三疼得再也忍不住了,使劲把脚抽了出来,发出一声难受的呻吟。中年男人垂下头,哼了一声,“叫什么?”慌慌张张的侯三一瘸一拐跑出了人群,他来到县城一家馆子,用身上带的钱,吃了一大碗猪大肠面,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他是在给自己压惊,也是在跟自己较劲。然后,侯三把剩下的钱,买了几个大馒头给乡下爹娘带回去。侯三坐船又步行回家,已是深夜,他叫醒被窝里的娘:“妈,起来吃馒头。”

侯三向我回忆起这一幕,笑了,落泪了。侯三说,当年去县城,自己作为一个乡下少年内心极度自卑,让他面对城里人总是惶恐。他进城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就是给乡下的父亲买了一双皮鞋。种地的父亲,去县城或遇到重大节日时,才穿上这双皮鞋。父亲走的那一年,这双皮鞋,还是新的。

侯三说,他在城里,每逢看到那些进城的乡下人,总浮现起自己当年的模样,高一脚低一脚在县城马路上走着,每一次抬腿,似乎就是在跟自己的内心搏斗。侯三看到他们,总要停留下来,像看一部老电影一样,眼前的纷乱红尘,转瞬隐遁入了旧时光的黑白。侯三说,他的骨子里,埋着的,奔流着的,还是乡下人的气血。难怪,侯三一直喜欢吃粗粮。难怪,侯三家墙上,还挂着一个斗笠。难怪,侯三在城里看到一个担着菜筐卖菜的乡下老农,要拉他去馆子里一同吃上一顿馄饨唠嗑。这正如一个人说的那样,你在世上走了千万条路,遇到千万个人,最后,你遇到的,还是你自己,你回到地方,还是你的内心。

我13岁那年,从乡下第一次进县城,头天晚上,就兴奋得失眠了。天蒙蒙亮,趟过山路上露水荡漾的草丛,我和母亲一同步行去县城表姨家,庆贺表姨60岁的生日。我提着的篮子里,有一只鸡,一只鸭。

到了县城,车轮滚滚人流熙熙中,我和母亲迷路了。母亲急得要哭了,那时又没电话。这时,看到一个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我和母亲壮着胆子上前求助。母亲哆嗦着说,表姨家门前,有一个理发店,院门前还有一棵黄葛树,但说出的这些,都不足以找到表姨的家。母亲终于镇定下来,想起口袋里还有一张条子,那上面写着表姨家的地址。就靠这个,热心的公安人员找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和母亲送到了表姨家。见到表姨,母亲扑上去,哭了。我看见篮子里的鸡鸭,都耷拉着眼皮,它们在乡下竹林山坡上多么神气活现,来了县城,也和我一样,电麻一般呆滞了。第二天早晨,表姨正准备去鸡笼里捉鸡来杀,却发现鸡已死了,它合上的眼皮,带着污浊的青色。那只孤独的鸭,受了大刺激,痴呆了一般,一动不动。

有一天我走在马路上,走着走着,恍然看到楼房一下子蹲下身来,变成了乡下茅屋,而车鸣声,我以为是鸡鸣。想起第一次进县城那年,我也是这样的恍惚状态。

## 青青山下

周吉文



青青山下  
是我的故乡  
小路旁  
散落着村庄  
水田里的耕牛  
抬头望一望  
看水鸟飞起又落  
魂牵游子梦中彷徨

故乡人的热情  
亲人的脸庞  
街头巷尾一声乳名  
多年未归 生活怎样  
进来坐坐 我家便是你家  
加双碗筷热菜热汤

青青山下  
是我的故乡  
小小读书郎  
上学离家乡  
拼搏在大城市  
回头望一望  
看人潮聚了又散  
叶落归根念念不忘

故乡人的热情  
亲人的脸庞  
鸡鸣犬吠小巷羊肠  
一花一木血中流淌  
亲吻土壤最初的味道  
寻回自己最初形状



## 打工文学撷英(57)

### 祭青春

朝着深圳和东莞  
我磕了个响头

接着朝杭州、温州、宁波  
常熟和资阳

一个比一个磕地更响

这些城市高楼林立  
仿如巨大的碑  
埋着我夭折的青春

然后,我站起来  
像一支即将燃完的香  
顶着一小撮儿灰烬  
回家

回家的路上 我看见月亮  
在厚厚的云层里挣扎  
她想用满满的情怀  
装下天下的好诗  
以光朗诵 以亮祝福  
让所有好人的日子

都过得诗情画意  
可地用力前行的样子  
让我多了一些忧虑

比如我忧虑自己是诗人  
却写不出一句好诗



无辜受骗的人不是傻,他们只是以为每个人都有良心。

赵春青 画

## 跨界的联想

欧 阳

平时电视看得少,也不知道冷热的风向。这些日子因为世界杯的吸引,电视机前瞪眼的时间倍增,而基于时间的契合,不同频道晃来晃去的,结果有了一些新收获。

其中之一就是一家电视台的唱歌节目,不知道是叫个跨界还是综艺——原该俺没耐心有头或者有尾地看个真切,内容是各路熟脸演员站台唱歌。歌都是好歌,说是都取之于网络点击精选,唱歌的演员也不是一般人,伴随的节目推广还声称是收视率最好的节目之一。

可能我落伍太久了,看了两次都没能专心坚持,倒是走神想到了别的事项:观众们到底是在追捧什么呢?是音乐吗?唱歌应该属于音乐的范畴吧。但坦白说,电视匣子里的人歌唱得没法评价。是对熟脸的偶像副产品吗?很可能,戏演得那么好,演个歌手自然不在话下……

其实我也是胡思乱想,并没想着要考证个清楚明白,以我这种无聊的心态,粉丝的心思多半都掺杂着各种匪夷所思的情绪,不是理性可以理出头绪的。

至于电视机构这样的所为,实事求是地讲,反倒

是没什么短长好评述的。只要收视率可以,看的人多,人家就用心费力地编给您欣赏。

当然,我也会返身内审,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离前进的潮流队伍太远了,远得有点自闭什么的。

思来想去的结果有点让人沮丧,不仅是对年轻人行为了解的贫乏,而且好像就没有年轻过的样子。回想起来,30年前就不太理解那些收集、抄录演员资料的年轻群类,周围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也是老记不得演员名字的主,经常是一说到倾心影视作品中角色,多半都是以某些特征来指称,像“大距离”,说的就是剧中两眼距离比较大的表演者,还有“大提琴、小梳子”什么的。强调一下,没有不尊重演员的意味,仅仅是为了便于记忆,才用自己熟悉的画影来描述而已。

这种习性当然不是所谓的创新,实则是有点被洗脑的结果。就像没有年轻过就是钱钟书教育的,一些时候我还会向往克莱顿大学,觉得应该比自己的母校好。还有就是钱钟书的鸡蛋理论:吃鸡蛋没必要去看望母鸡。这一理论好像就是他对那些想去看他一眼的粉丝说的。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新词,我一直记得更老朽的契诃夫语录:真喜欢他的作品就去认真阅读作品,别去理会契诃夫这个家伙。

可能这种教育先入为主了,我基本上不关心演

绎作品的人,除非某人的表演让我产生全新的认知,比如尼克尔森的疯人院,否则我都不大在意谁是谁。不过,对自己不擅长的业务我并不排斥,比如演员冒充歌手,我不会像专家那样产生损毁歌唱艺术的忧虑,那本来就不是啥艺术,不过是无脑的娱乐活动而已,何必较真呢。

倘若真的想认真对待,我倒觉得可以从丰富电视人民职业生活的角度考虑,像请演艺大腕做菜,谈人生,甚至推荐书籍之类,虽然希布斯如果推荐图书老外不知道是不是会当真,但考虑到名角追逐盛行的现实,估计应该会有勾引不读书者加入阅读队伍的实效。

不过只是熟脸跨界胡来有点单调,要从跨行业跨门类的思路考虑,我认为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综艺策划,像让机械师来表演医生给人看病,或者让理发师当裁缝什么的,没准有更给人惊喜的表演价值。有点遗憾的是,非熟脸不知道会不会有观众。

想了这么多,终于还是有所收获,不管人们是喜欢歌唱艺术还是热衷表演艺术,或者是暂时无脑娱乐一下,以避免脑残,都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否则,人要都像我这样无趣,电视台日子得多难过啊。

足球赛开始了。一个不看球赛的人是没资格评论足球的,我这种看电视少的家伙其实也没资格对电视节目指手画脚,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话语权并不是这样分配的,似乎跨界的更受欢迎,很有意思吧?



茂盛集中的山脚下,我们再次将车停下,离车登山,沿一条蜿蜒曲折,两边荆藤丛生、野菊花盛开的小径,步行往高高的山坡上走去。这些红叶是遍生于秦巴山区海拔1200——1800公尺之间山区的一种叫黄栌树的树叶,与誉满华夏而又久负盛名的北京香山红叶同属一种树叶。每年二三月间,当大地回暖,春气萌动之时,它们就和其他树叶一样,从光秃秃的枝头悄然萌发并生长出来,满身皆绿,经过一个夏天骄阳酷暑、急风暴雨历练,到了秋末冬初之际,被初霜一打,就骤然由青绿变成火红,成为山野一道道鲜亮夺目的风景。

攀爬陡峭的山坡走累了的时候,我们就地坐下来小憩,抬眼望,但见四周丛林蔽天,红叶流丹,清风徐来,鸟声隐约,野菊花飘香。此时此刻,仔细审视眼前每一片红叶,禁不住引发我的思考,其实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到最终归于幽冥,和红叶从春天萌发到冬天从枝头坠落归于泥土一样,是一个生命由萌芽到鼎盛再到衰弱的过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力争像这秋日的红叶一样,在生命某个季节或时段,奋力升华一次,燃烧一次,辉煌一次,让平凡的生命焕发出耀眼的光彩,这样的生命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 回家(组诗)

唐以洪

### 父亲在等我

先是在村口等我  
像一棵挺拔的树  
用掉不完的叶子和枝条  
等一只忘归的鸟

后来,扶在门框上等我  
仿佛门框给了他力量  
远山远水把他的眼睛  
擦得更加明亮

再后来,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父亲被扔在了病床上

他,还在等我  
屋子潮湿,阴冷,没有多余的光  
他的眼睛微弱地转动着  
仿佛快要熄灭的灯  
吃力照着门口

现在,他扶在镜框上等我  
眼睛一直看着门外  
门外是苍茫的大地  
我像一尘土飘啊,飘啊  
一直都不能落下来

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还假装  
把月圆当画 月缺当诗  
这对于一个不会喝酒的诗人  
是多么残酷  
装不了糊涂 说不得梦话

带着忧虑  
我走着走着 转过一条弯路  
我就回到了家  
这时云层里的月亮  
不知回家了没有 反正  
住在城市楼房里的我  
没有窗前的月光  
没有月亮走我也走的童谣

## 一个挺有趣的厨子

都德龙

小店很小,进门就是厨房,让人一走进去就可以看见有哪些早点。饭厅与厨房是相连的,只在中间隔着一扇推拉门。这扇门总是开着的,因为厨房里闹出的动静很小,又无多少油烟飘入,索性不关。店主不去关,客人也不去关。

饭厅里面只摆着6张桌子,就是快餐店经常使用的那种,板凳是单边摆放的,这样算来,只能勉强同时容纳12位客人。倘若不够用的时候,外面又天气晴好,只要客人愿意,服务员便在店外马路沿上的一棵香樟树下摆上桌椅,又能坐下几个。

然而,这些都没有影响店里的生意,生意一直很好。店虽小,却干净、整齐,做出来的早点,虽未达到让人垂涎欲滴的地步,却是很清爽、可口,那分量也是很有学问。打比方说吧,每一次我都会吃个碗底朝天,仿佛少了一点我就还会有一点饥饿,多了一点我还是可以吃下去。这样的一种状态,很是让人舒服。

所以我认为,那分量确实很有学问。

小店里做的都是一些家常早点,例如炒面、馄饨、水饺、肉圆猪肝汤……种类挺多。可是又不能说是单纯的早点铺子,因为在中午和晚上,它依然开张。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客流量要小一些,却还是很可观。

这店铺掌勺的老板很是奇怪,他是戴着“猪嘴”做饭的。我所提到的“猪嘴”,其实是一种简易的呼吸器,戴上去以后,人的嘴巴就很像猪的嘴巴了,有些滑稽。“猪嘴”里面装的是活性炭,不需要多想,肯定是老板担心油烟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才会这样做的。

老板很有趣,老板娘更有趣。恰巧,有一次我又在这里吃早点,就坐在距离厨房不远的饭桌上。一位好奇的客人问起:“嘿,你这老板挺有意思,还戴着‘猪嘴’做饭啊?”老板连头也没回,只是嘀咕了几句,怕是那“猪嘴”不止是过滤了油烟,就连讲话的音量也被过滤了,即便我离他很近,也未听个明白。老板娘就接着那位客人的话说:“他是最怕死的,你看看,装了两台吸油烟机,这厨房里哪有太多的油烟?他还偏偏戴着这么个怪东西做饭!”

老板娘确实挺有趣,她管“猪嘴”叫“这么个怪东西”。说归说,她并没有上前摘去老板嘴上的“猪嘴”,还乐呵呵地笑出了声,把我也逗乐了。

等我把早点吃完了以后,在付账的时候,我想,跟老板也挺熟的,就跟他聊几句吧。

“我们家也有‘猪嘴’,哪天给你带几个来。”我对他说。

“那太好了,我给你的饭钱打折。”这会儿,他倒是把“猪嘴”扒开了一条缝隙,吐字变得清晰起来。

再次去这家小吃店吃早点的时候,我真的带了几个“猪嘴”过去了。那一顿早点,我没花钱,我客气地对老板说,“这是小事,下次的费用要照收了啊。”

那天夜晚,散步经过那里,老板依然戴着“猪嘴”在灶台前忙碌着,他看见了我,腾出一只手向我挥舞。我不知道他是否对我微笑了,因为他是戴着“猪嘴”的,即便笑了,我也看不出来。

